



4月29日早晨,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3岁。陈忠实的成名作是曾经轰动文坛的《白鹿原》,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等。这位沧桑与苦乐全部雕刻于眉宇之间的作家,是最为接地气的农民代言人,他的去世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的巨大损失。

晚年仍艰苦创作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阎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陈忠实患有癌症已经一两年,为此做过大手术,最近一年也是一直在化疗,“近几日陈忠实病危的情况很多人很关注,从医院里传来一些不好的消息,但是没想到他这么快离世”。

在熟悉的人眼中,陈忠实的质朴就是他最大的人格魅力。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表示,“他为人质朴,像他生活的陕北土地一样厚重。相处起来,你会感觉到他具有浓浓的亲和力。他算是陕西作家中的领军人物,而在带领陕西青年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当地人民家国情怀方面,他也做得非常好”。

共事多年,又把陈忠实作为精神导师的阎安则称,在他眼中陈忠实是一位特别厚重,也特别有秦岭风范和品格的作家。“他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非常信守承诺,很讲原则。他名气很大,也曾担任陕西作协副主席、主席等职位,但是他没有一点架子,很多人找他,只要涉及文学方面的事情,他是来电话必接。而且在培养新人上,陈忠实积极担责,凡是给青年作家写序、开座谈会等,他都积极参加。”

谈及陈忠实的近况,阎安称,陈忠实一直秉持着那一代人的艰苦朴素的美德,对生活要求很简单。“退休后基本上就在工作室里思考创作,吃得也不好,也不追求什么享受。从他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来说,大幅度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是有条件的,但是他没有。他的生活艰辛了一辈子。陈忠实真是能强烈地触动我们。”

在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平的笔下,陈忠实的形象是待人接物真诚自然,没有丝毫凌空蹈虚的傲气与盛气,更像乡间田埂地头上的一位最普通的老农民,让人觉得朴实、亲近、自然。

修改《白鹿原》背负极大精神压力

在陈忠实一生的创作中,绕不过去的书就是《白鹿原》。《白鹿原》已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连环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同名电影于2012年上映,话剧版《白鹿原》也将于近期在北京上演。

这部一举奠定陈忠实在中国文坛地位的作品曾给陈忠实带来过很大的争议。从1993年《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直到1997年,因为作品中性描写等部分容易引起误读,《白鹿原》和陈忠实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部作品一度不被关注。直到

1997年陈忠实对作品进行修改并得到茅盾文学奖后,对这部作品的推介才大规模开始。

当时因为评“茅奖”而修订小说的事情,很多人不理解陈忠实,背后对他常有议论,包括在今天,也有读者疑惑陈忠实是否能承担“好作家”的名号。本报记者联系到《白鹿原》的首版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启治,何启治是陈忠实20多年的好友,他说,“陈忠实对于那两点批评心情也很矛盾,背负很大的精神压力。你说他心甘情愿去删改,也不是事实,你说他对茅奖没有一点儿期待,也不是事实。所以他非常矛盾。”

何启治称,茅奖评委要求陈忠实做修订,他是答应了的,但是答应本身不等于他同意提出来的全部意见。“他后来也公开反驳过,不能说作品中人物说的话,就是自己说的话。而陈忠实对于小说中性描写的修改也只有两处,每处二三百字,坚守着不以性描写刺激读者的创作原则。”

何启治解释,对待删改小说的问题,陈忠实基本的东西坚持住了,并没有像其他人说的那样软弱和善于妥协。

去世后的空白无人能填

提到陈忠实,不少人认为他凭借一部《白鹿原》创造了当代文学的高峰。文学评论家白烨就认为,《白鹿原》是陈忠实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中国长篇小说的一座高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忠实去世之后的空白是无人能填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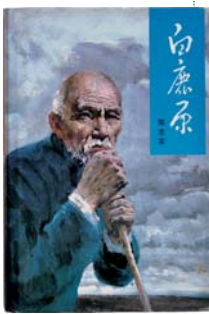
《白鹿原》为何是一座高峰?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它把中国历史的书写推到了一个高度,它的完整性、宽广、浑厚,把中国文化传统和西北地域文化的特点结合得如此紧密,堪称一部结实饱满、浑然一体的“大作品”,“陈忠实始终把一种思想性、对民族命运的思考、民族未来走向的思考抓在手里,他是非常了不起的”。

谈及陈忠实的文学地位,山东大学教授李掖平称,陈忠实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他的农民出身和40多年农村生活的洗礼,赋予他无比丰富的乡土素材与坚实厚重的文化底蕴。《白鹿原》以厚重的历史感、复杂的人物形象以及生动传神的浓厚关中气息,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史成功纳入自己的艺术舞台,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如果要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长篇小说中选一部作品作为标志和高峰之作,《白鹿原》当之无愧。今天,忠实先生离开了我们,当代文坛一颗巨星陨落了,中国文学界更是少了一位接地气的农民代言人。”

文坛少了一位接地气的农民代言人

著名作家《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去世

本报记者 师文静



《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封面



《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封面

百年国史,白鹿精魂

本报记者 倪自放

50岁时,作家陈忠实写出了长篇小说《白鹿原》,这部被陈忠实称为“死后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的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部作品,也是当代文学的标杆作品之一。

创作《白鹿原》路遥刺激了陈忠实的写作

过去30年间,“文学陈忠实”有三部作品让世人瞩目,那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及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承认,比自己小七岁的路遥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刺激了自己,让自己下决心写一部大作品,于是有了《白鹿原》。

上世纪80年代,路遥接连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等小说作品,尤其后者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引起轰动。接着他又写出《在困难的日子里》,获《当代》文学中篇小说奖。1988年,路遥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达到个人文学事业的巅峰,1991年获得包括茅盾文学奖等在内的重要奖项。陈忠实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慢慢地,我开始对这个比我年轻好几岁的作家刮目相看。我多次对别人公开表示,我很敬佩这个青年人。当他的作品获得文学最高奖项时,我再也坐不住了,心想,这位和我朝夕相处的、活脱脱的年轻人,怎么一下子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我下定决心要奋斗,要超越,于是才有了《白鹿原》。”

同样是史诗性巨著,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后的心情,与陈忠实创作完《白鹿原》之后的如释重负,却特别不一样。在路遥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说自己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后,“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而陈忠实在写完《白鹿原》后,沿着灞河走下去,边走边抽烟,随手把烟头扔到路边,“没想到烟头正好扔在那堆干草上面,草堆顿时被点着,火光冲天。然后我回家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打开录音机放秦腔,给自己下面条”。

文学《白鹿原》一部俯视历史之作

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后是悲苦,陈忠实完成《白鹿原》后是轻快,这也体现了两部巨著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明显不同。同样是现实主义题材,《平凡的世界》有不少浪漫主义的内容,作者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纠结随处可见,《平凡的世界》俯视历史的痕迹比较明显。而《白鹿原》则是一部俯视历史的辛辣之作,反映了中国在封建制度解体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对一代中国农民旧的生活秩序和心理秩序的影响,具有

历史的厚重感和很强的震撼力,如秦腔般慷慨激昂,是当代小说中难得一见的作品。

《白鹿原》俯视历史的史诗式小说视角和水准,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寨说:“作者不是从党派政治观点、狭隘的阶级观点出发,对是非好坏进行简单评判,而是从单一视角中超脱出来,进入历史和人、生活与人、文化与人的思考,对历史进行高层次的宏观鸟瞰。”

文艺评论家雷达从作者处理人、历史、文化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作者的文化价值观。他说:“《白鹿原》的作者不再站在狭义的政治观点上,而是站到了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制高点上来观照历史。他以民族心史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作为主线来结构全书。”《白鹿原》鸟瞰历史的视角,被认为是这部小说在当代小说中独树一帜的原因。

影像《白鹿原》表现宏大主题是难题

作为一部经典的小说,《白鹿原》除了获得茅盾文学奖,得到读者的认可,也被话剧、电影、电视剧等题材所看重,但因为作为小说的《白鹿原》过于宏大,《白鹿原》的影像化充满争议。

在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白鹿原》因为内容的原因,曾被列为影视禁拍作品。随后,《白鹿原》被改编为秦腔。2006年和2007年,《白鹿原》先后被改编为话剧和舞剧。

《白鹿原》改编成电影的历程比较复杂。《白鹿原》刚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著名编剧芦苇就筹划小说的电影改编,但无奈未能成功。2002年开始,《白鹿原》电影版的拍摄再次启动,芦苇写了七稿《白鹿原》的电影剧本,其间有诸多内容上的纠葛,也有人事上的纠葛,甚至张艺谋也是这部电影的备选导演,但张艺谋因故未能接手,直到2012年,王全安执导的电影《白鹿原》终于得以上映,但口碑并不好,在很多人看来,电影版《白鹿原》被写成了“一个女人的史诗”,而小说《白鹿原》的史有之义比这要宏大许多,正如编剧芦苇所说,小说《白鹿原》的主题是土地和民族命运,电影《白鹿原》却强化了情色,“这就低级了”。

对于改编成话剧、舞剧、电影,陈忠实都持保留意见,“改编成话剧、电影和地方戏有同样的困难,这个故事时间跨度长、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要用两个小时来全部表述几乎不可能。我最想看到的是电视剧,只有电视剧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充分展开。”2015年,张嘉译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白鹿原》开拍,陈忠实亲笔题词,“激荡百年国史,再铸白鹿精魂”。